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五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燮憲

校對官中書臣王　瓆

謄録監生臣蔡炎林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

學四

力行　克己改過　雜論立心處事　理欲義利

君子小人之辯　論出處

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以下

論力行

聖門學者問一句聖人荅他一句便領略將去實是要

行得如今說得儘多只是不曾就身己做看其之講學所以異於科舉之文正是要切己行之若只恁地說過依舊不濟事若實是把做工夫只是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

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是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著孔子不去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獃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

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冉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求若是大底功業便用大聖賢做小底功業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

如何强得

人之所以易得流轉立不定者只是脚根不點地

問學如登塔逐一層登將去上面一層雖不問人亦自見得若不去實踏過却懸空妄想便和最下底層不曾理會得

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脚住則儘長進在人言匹夫無可行便是亂說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方可若悠悠汎汎地過則又不可以上語類七條

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為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工夫全少點檢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與吳茂實

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端宜亦無不聞者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粗至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功矣答姚珠○以上文集二條

問尋常遇事時也知此為天理彼為人欲及到做時乃為人欲引去事已却悔如何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方得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明知合行大路然小路面前有箇物引著

自家不知不覺行從小路去及至前面荊棘蕪穢又卻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此須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若是上智聖人底資質不用著力自然存天理而行不流於人欲若賢人資質次於聖人者到遇事時固不會錯只是先也用分別教是而後行之若是中人之資質須大叚著力無一時一刻不照管克治始得曾子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

遠乎又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直是恁地用功方得以下論克己改過

因說克己或曰若是人欲則易見但恐自說是天理處却是人欲所以為難曰固是如此且從易見底克去又却理會難見底如剝百合須去了一重方始去那第二重今且將義利兩字分箇界限緊緊走從這邊來其閒細碎工夫又一面理會如做屋柱一般且去了一重粗皮又慢慢出細令人不曾做得第一重便

要做第二重工夫去如中庸說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此是尋常工夫都做了故又說出向上一層工夫以見義理之無窮耳不成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不謹便只去謹獨無此理也

天理人欲無硬定底界至是兩界分上工夫這邊工夫多那邊不到占過來若這邊工夫少那邊必侵過來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

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臯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則要牢劄定脚與他捱捱得一豪去則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

嘗言坐即靠倚後來捱三四日便坐得先生云氣不從志處乃是天理人欲交戰處也

克己亦别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强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

義利之辨初時尚相對在若少間主義功深後那利如何著得如小小竊盜不勞而却矣

問而今欲到無欲田地莫只是剗除熟後自會如此否曰也只是剗除熟而今人於身上不好處只是常剗去之才發便剗自到熟處

問伊川云敬則無己可克曰孔門只有箇顔子孔子且使之克己如何便會不克此語意味長

問持敬與克己工夫曰敬是涵養操持不走作克己則

和根打併了教他盡淨

問伊川言目畏尖物此理須克去室中率置尖物必不刺人此是如何曰疑病每如此尖物元不曾刺人他眼病只管見尖物來刺人耳伊川又一處說此稍詳有人眼病常見獅子伊川教他見獅子則捉來其人一面去捉捉來捉去捉不著遂不見獅子了以上語類十一條

苟欲聞過但當一一容受不當復計其虛實則事無大

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若切切計較必與辯爭恐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也答陳明仲

問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恐只是無氣稟物欲之累故吾心之理與聞見脗然相契其決如此顔子不違如愚亦是如此若子路有聞云云則其立志雖勇然用力亦似覺難恐亦未免為氣稟物欲所累也曰是答余國秀

所諭氣質過剛未能自克而欲求其所以轉移變化之

道夫知其所偏而欲勝之在吾日用之間屢省而痛懲之耳故周子有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之説是豈他人所得而與於其間哉然此亦或有說焉不明於理而徒欲救其偏亦恐矯枉之過而反失夫中也答孫吉甫

所諭平生大病最在輕弱人患不自知耳既自知得如此便合痛下工夫勇猛舍棄不要思前算後庶能矯革所謂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者也答孫季和

既知其病即内自訟而亟改之耳何暇呫呫誦言以咎

既往之失而求改過之名哉今不亟改而徒言之又自表其未有改之之實也則是病中生病名外取名不但無益而已答杜仁仲

所諭已悉但區區方持此戒不欲輒破之故不敢承命亦為賢者慮之恐只中甚自愧便是病根不若從此痛自斬絶毋以此等為愧而深求可愧之實不必更為月攘之計以俟來年庶乎於遷善改過有日新之功而胷中之浩然者無所不慊而日充矣如其不然

則平日講論徒為虛語臨事之際依舊只是平日氣習世俗常情其實懼焉答蔡季通

所謂一劒兩叚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脩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不然則向來竊聆悔過之言非不切至而前日之書頓至於此亦可驗矣自今以往設使真能一劒兩叚亦不可以此自恃而平居無事常存祇畏警懼之心以防其源則庶乎其可耳答蔡季通

所諭義利之閒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為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却看舊事只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答符復仲

人有是身則有耳目鼻口四肢之欲而或不能無害夫仁人既不仁則其所以滅天理而窮人欲者將益無所不至此君子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求仁之要亦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蓋非禮而視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聽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言且動焉人

欲之害仁也知人欲之所以害仁者在是於是乎有以拔其本塞其源克之克之而又克之以至於一旦豁然欲盡而理純則其胷中之所存者豈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藹然其若春陽之溫哉默而成之固無一理之不具而無一物之不該也感而通焉則無事之不得於理而無物之不被其愛矣嗚呼此仁之為德所以一言而可以盡性情之妙而其所以求之之要則夫子之所以告顏淵者亦可謂一言而舉也

與克齋記○以上文集九條

有是理方有這物事如草木有箇種子方生出草木如人有此心去做這事方始成這事若無此心如何會成這事以下論立心處事

多是要求濟事而不知自身已不立事決不能成人自心若一豪私意未盡皆足以敗事如上有一點黑下便有一撲黑上有一豪差下便有尋丈差今若見得十分透徹待下梢遇事轉移也只做得五六分若今

便只就第四五著理會下梢如何

且須立箇粗底根脚却正好著細處工夫今人於無義

理底言語儘說了無義理底事儘做了是於粗底根

脚猶未立却求深微縱理會得干己甚事

人須是有廉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便是羞惡之

心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為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

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恥亦何所不至因舉

呂舍人詩云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

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為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况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其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

困阨有輕重力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喪軀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

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

天下事不可顧利害凡人做事多要趨利避害不知纔有利必有害吾雖處得十分利有害隨在背後不如且就理上求之孟子曰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且如臨難致死義也若不明其理而顧利害則見危致命者反不如偷生茍免之人可憐石頭城寧為表衆死不作緒淵生民之秉彞不可磨滅如此

做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於害者

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死生存亡之際有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一向回互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是甚意思

周旋回護底議論最害事

問程子避嫌之說曰合當委曲便是道理當如此且如避嫌亦不能無如作通判與太守是親戚也合當避嫌第五倫之事非不見得如此自是常有這心在克

不去今人這樣甚多只是徇情恁地去少間將這箇作正道理了大是害事所以古人於誠意正心上更著工夫正怕到這處

將天下正大底道理去處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處之便私

為氣血所使者只是客氣惟於性理說話涵泳自然臨事有別處

悔字難說既不可常存在胷中以為悔又不可不悔若

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問如何是著中底道理曰不得不悔但不可留滯既做錯此事他時更遇此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再做錯了

人固有初學未有執守應事紛雜暫於靜處少息也只是略如此然做箇人事至便著應如何事至且說道待自家去靜處當怒即怒當喜即喜更無定時只當於此警省如何是合理如何是不合理如何要將心

頓放在閒處得事父母便有事父母許多酬酢出外應接便有出外許多酬酢

有一朋友微諷先生云先生有天生徳於予底意思却無㣲服過宋之意先生曰某又不曽上書自辯又不曽作詩謗訕只是與朋友講習古書説這道理更不教做却做何事因曰論語首章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斷章言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今人開口亦解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

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又曰死生有命如合在水裏死須是溺殺此猶不是深奧底事難曉底話如今朋友都信不及覺見此道日孤令人意思不佳

其默足以容只是不去擊鼓訟冤便是默不成屋下合說底話亦不敢說也

或有人勸其當此之時宜略從時其荅之云但恐如草

藥煆煉得無性了救不得病耳

某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為君子陰柔為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質少間都不會振奮只會困倒了

須是慈祥和厚為本如勇決剛果雖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

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親於其身為不善直是不入此大者

立也

人未說為善先須疾惡能疾惡然後能為善今人見不好事都只恁不管他民之秉彛好是懿德不知這秉彛之良心做那裏去也是可怪

輕易是非他人最學者大病是是他是非是他非於我何所預且管自家

味道問死生是大關節處須是日用間雖小事亦不放過一一如此用工夫當死之時方打得透曰然

楊問膽欲大而心欲小如何曰膽大是千萬人吾往處天下萬物不足以動其心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皆是膽大心小是畏敬之謂文王小心翼翼曾子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是也

膽欲大而心欲小戰戰兢兢如臨深淵方能為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之事

每常令兒子們做事只是說箇大綱與他以為那小小處置處也易曉不須說也得後來有做得不滿人意

處未有不由那些子說不要區處處起

學常要親細務莫令心粗江西人大抵用心粗

直卿勸先生且謝賓客數月將息病先生曰天生一箇人便須著管天下事若要不管須是如楊氏為我方得其却不曾去學得這般學

擇之勞先生人事之繁荅曰大凡事只得耐煩做將去纔起厭心便不得

因論人好習古今治亂典故等學曰亦何必苦苦於此

用心古今治亂不過進君子退小人愛人利物之類

今人都看巧去了

李繹勸蔡季通酒止其泉南之行蔡決於先生先生笑而不荅良久云身勞而心安者為之利少而義多者為之

會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勢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

審微於未形御變於將來非知道者孰能

事豫吾内事未至而先知其理之謂豫

論世事曰須是心度大方包裹得過運動得行

吾輩不用有忿世疾惡之意當常自體此心寛明無係累則日充日明豈可涯涘耶汎愛親仁聖人忠恕體用端的如此

問待人接物隨其情之厚薄輕重而為酬酢耶一切不問而待之以厚耶曰知所以處心持己之道則所以接人待物自有準則

侍先生到唐石待野叟樵夫如接賔客略無分豪畦町

其因侍立久之先生曰此一等人若勢分相絕如何使他得以盡其情唐石有社倉往往支發不時故彼人來告先生云救奬之道在今日極是要嚴不嚴如何得實惠及此等細民

因說人心不可狹小其待人接物胷中不可先分厚薄有所别異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故令規模寛闊使人人各得盡其情多少快活

古人尊貴奉之者愈備則其養徳也愈善後之奉養備

者賊之而已矣

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充其操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底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他只緣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這箇重都不見別箇了或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說才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職便弒父與君也敢

因說貧曰朋友若以錢相惠不害道理者可受分明說

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若以不法事相委却以錢相恵此則斷然不可

恥有當忍者有不當忍者

先生愛說恰好二字云凡事自有恰好處

聖賢勸人做底必是人有欠闕處戒人莫為底必是自家占得一分在其間

這一邊道理熟那一邊俗見之類自破

行夫問為己者無所為而然曰有所為者是為人也這

須是見得天下之事實是已所當為非吾性分之外所能有然後為之而無為人之弊耳且如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今人弔人之喪若以為亡者平日與吾善厚真箇可悼哭之發於中心此固出於自然者又有一般人欲亡者家人知我如此而哭者便不是這便是為人又如人做一件善事是自家自肯去做非待人教自家做方勉强做此便不是為人也以上語類四十八條

問所謂行事者内以處已外以應物内外俱盡乃可無

悔古人所貴於時中者此也不然得於己而失於物是亦獨行而已矣曰處己接物内外無二道也得於己而失於物者無之故凡失於物者皆未得於己者也然得謂得此理失謂失此理非世俗所謂得失也若世俗所謂得失者則非君子所當論矣時中之說亦未易言若如來諭則是安常習故同流合汙小人無忌憚之中庸後漢之胡廣是也豈所謂時中者哉

答程允夫

其嘗謂聖人之道簡易明白而學者所以處己接物大抵以和為貴故每覺有順從茍且因循之失然纔著意舉一二事又覺有矯枉過正之病曰既知如此便速改之何問之有凡事亦自有恰好道理更精察之則無過直之弊矣答余國秀

吾輩今日事事做不得只有向裏存心窮理與外人無交涉然亦不免違條礙貫看來無著力處只有更攢近裏面安身立命耳與田侍郎

恢復之形一段切中今日之病前日更定數語非是欲苟全正論蓋只此豪釐之間便是人欲天理同行異情處不可不精察而明辨也夫内脩自治本是吾事所當為非欲與人為敵然後為之而為之之道必急其實而緩其名必以深厚淵塞為務而不為浮薄淺露之態然後可以蓄可久之德而成可大之功亦非為畏泄其機而固為是不可測也若謂姑為純正之論而其實必用機心挾陰謀然後可則是心迹乖離

內外判析孔子讀而儀秦行矣彼管仲商君吳起申不害非無一切之功而所以卒得罪於聖人之門者正在於此願明者之熟察之也與劉共父

有本不欲為而卒為之本欲為而終不能為者此皆規模不定持守不固之驗凡事從今更宜審細見得是當便立定脚根斷不移易如此方立得事若只如此輕易浮汎終何所成荅陳膚仲

自家持守處固是不可放過至於應世接物同異淺深

豈容固必但看得破把得定自不妨各隨分量應副將去何必如此懷不平之心而浪自苦哉答王子合

問聖人憂世覺民之心終其身至死而不忘耶抑當憂世覺民非其時此意亦嘗在懷但不戚戚發露也若終其身常不忘則不見聖人胷中休休焉和樂處若時或恬然不戚戚發露則又不見聖人於斯人其心相關甚切處若憂世之心與和樂之心並行而不悖則二者氣象又為何如曰聖人之心樂天知命者其

常也憂世之心則有感而後見耳 答陳安卿

問君子於其所當怒者正其盛怒之時忽有當喜事來則如何應將應怒了而後應喜耶抑中間且輟怒而應喜喜了又結斷所怒之事耶抑當權其輕重也曰喜怒迭至固有輕重然皆自然而應不暇權也但有所養則其所應之分數緩急不失輕重之宜耳 答陳安卿

問古人多處貧困而泰然不以累其心不知何道今值窮困若一切不問則理勢不容已若欲辦集則未免

有屈志醜顔之事曰窮須是忍忍到熟處自無戚戚之念矣韓退之盛山詩序說翫而忘之以文辭也云云文辭淺事苟能翫而樂之尚可以忘仕進之窮通況吾日誦聖賢之言探索高遠如此而臨事全不得力此亦足以見其翫之未深矣答余國秀

問顔子在陋巷而顔路甘旨有闕則人子不能無憂顔子方不改其樂必有處此矣曰此重則彼自輕別無方法別無意思也答王近思

斯遠殊可念吾人當此境界只有固窮兩字是著力處如其不然即墮坑落塹無有是處矣尤是文士巧於言語為人所説易入邪徑如近世陳無己之不見章雷州呂居仁之不荅梁師成蓋絶無而僅有之為可貴也荅趙昌甫

聞季通謫居却能自適亦甚不易歸期正不須聞旬呈亦不必求免如陳了翁曽作諫官及被謫猶著白布衫繫麻鞋赴旬呈朝廷行遣罪人正欲以此困辱之

若必求免是不受君命也不受君命不受天命也而可乎答林正卿

素患難行乎患難吾人平日講之熟矣今日正要得力想為日既久處之愈安不以彼此遲速貳其心也答蔡季通

令人戚戚不能信命者固無足道然謂付之造物亦非極摯之語此處儘要見得分明便不動心不可只靠一言半句海上單方便以為足恐事變之來抵當不

去也答吳伯起

所諭已悉但事已如此不若且靜以聽之吾人所學正要此處呈驗若看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叚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畀其說以為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若閤中不快亦無可奈何事已至此已展不縮已進不退只得硬著脊梁與他廝

捱看他如何自家決定不肯開口告他若到任滿便作對移批書離任則他許多威風都無使處矣豈不快哉東坡在湖州被逮時面無人色兩足俱軟幾不能行求入與家人訣而使者不聽雖伊川先生謫涪陵時亦欲入告叔母而不可得惟陳了翁被逮聞命即行使人駭之請其入治行裝而翁反不聽竒哉竒哉願子晦勉旃毋為後人羞也此間有吳伯起者不曾講學後聞陸子靜門人說話自謂有所解悟便能

不顧利害及其作令纔被對移他邑主簿却不肯行而百方求免其嘗笑之以為何至如此若對移作指使即逐日執杖子去知府廳前唱喏若對移作押錄即逐日抱文案去知縣案前呈覆更作者長壯丁亦不妨與他去做况主簿乎吳不能用竟至憤鬱成疾而死當時若放得下却未必死今不免死而枉陪了許多下情所失愈多雖其臨機失於斷決亦是平日欠了持論也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此

夫子所以有取於虞人而孟子亦發明之李先生說不忘二字是活句須向這裏參取愚謂若果識得此意辦得此心則無入而不自得而彼之權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答廖子晦

問貧者舉事有費財之浩瀚者不能不計度繁約而為之裁處此與正義不謀利意相妨否竊恐謀利者是做這一事更不看道理合當如何只論利便於己與不利便於己得利便則為之不得則不為若貧而費

財者只是目下恐口足不相應因斟酌裁處而歸之中其意自不同否曰當為而力不及者量宜處乃是義也力可為而計費吝惜則是謀利而非義矣答陳安卿

○以上文集十六條

義理身心所自有失而不知所以復之富貴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豪之益況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為聖為賢利害甚明人心之公每為私欲所蔽所以更

放不下但常常以此兩端體察若見得時自須猛省急擺脫出來以下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辯

徐子融問水火明知其可畏自然畏之不待勉强若是人欲只緣有愛之之意雖知之而不能不好之奈何曰此亦未能真知而已又問真知者還當真知人欲是不好物事否曰如克伐怨欲却不是要去就克伐怨欲上面要知得到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去

求勝做甚麽要去矜夸他人做甚麽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箇甚麽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麽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痛都是氷消凍解無有痕迹矣

有箇天理便有箇人欲蓋緣這箇天理須有箇安頓處才安頓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來

問飲食之間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問飢食渴飲冬裘夏葛何以謂之天職曰這是天教我如此飢便食渴便飲只得順他窮口腹之欲便不是葢天只教我飢則食渴則飲何曾教我窮口腹之欲

或問義利之别曰只是為己為人之分纔為己這許多便自作一邊去義也是為己天理也是為己若為人那許多便自作一邊去

須於日用間令所謂義了然明白或言心安處便是義亦有人安其所不當安豈可以安為義也

事無大小皆有義利今做好底事了其間更包得有多少利私在所謂以善為之而不知其道皆是也

問程子曰義安處便為利只是當然而然便安否曰是也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何利如之此利字即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然那句解得不似此語却親切正好去解那句義初似不和而却和截然不可犯似不和分别後萬物各得其所便是和

不和生於不義義則和而無不利矣

才有欲順適底意思即是利

或問公私之别曰今小譬之譬如一事若係公衆便心下不大段管若係私己便只管横在胷中念念不忘

只此便是公私之辨

人只有一箇公私天下只有一箇邪正

為己者無所為而然無所為只是見得自家合當做不是要人道好如甲兵錢穀籩豆有司到當自家理會

便理會不是為别人了理會如割股廬墓一則是不忍其親之病一則是不忍其親之死這都是為已若因要人知了去恁地便是為人器遠問子房以家世相韓故從少年結士欲為韓報仇這是有所為否曰他當初只一心欲為國報仇只見這是箇臣子合當做底事不是為别人不是要人知

戴少望云洪景盧楊廷秀爭配享俱出可謂無黨曰不然要無黨須是分别得君子小人分明某嘗謂凡事

都分作兩邊是底放一邊非底放一邊是底是天理非底是人欲是即守而勿失非即去而不留此治一身之法也治一家則分别一家之是非治一邑則分别一邑之邪正推而一州一路以至天下莫不皆然此直上直下之道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猥曰無黨是大亂之道

凡一事便有兩端是底即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須事事與剖判極處即克治擴充工夫隨事著見然

人之氣稟有偏所見亦往往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氣稟偏處克治

天理人欲幾微之間

今之言持敬者只是說敬非是持敬若此心常在軀殻中為主便須常如烈火在身有不可犯之色事物之來便成兩畔去又何至如是纏繞以上語類十七條

知言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進脩君子

宜深别焉其按此章亦性無善惡之意與好惡性也一章相類似恐未安蓋天理莫知其所始其在人則生而有之矣人欲者梏於形雜於氣狃於習亂於情而後有者也然既有而人莫之辨也於是乎有同事而異行者焉有同行而異情者焉君子不可以不察也然非有以立乎其本則二者之幾微曖萬變夫孰能别之今以天理人欲混為一區恐未允當吕祖謙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者却似未失蓋降衷秉彛

固純乎天理及為物所誘人欲滋熾天理泯滅而實未嘗相離也同體異用同行異情在人識之爾某再詳此論胡子之言蓋欲人於天理中揀别得人欲又於人欲中便見得天理其意甚切然不免有病者蓋既謂之同體則上面便著人欲兩字不得此是義理本原極精微處不可少差試更子細翫索當見本體實然只一天理更無人欲故聖人只說克己復禮教人實下工夫去却人欲便是天理未嘗教人求識天

理於人欲汩沒之中也若不能實下工夫去却人欲則雖就此識得未嘗離之天理亦安所用乎胡子知言疑義

來教謂不知自何而有此人欲此問甚緊切某竊以為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謂因天理而有人欲則可謂人欲亦是天理則不可蓋天理中本無人欲惟其流之有差遂生出人欲來答何叔京

來書方論董子功利之語而下句所說曽無疑事依舊是功利之見蓋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即彼非此非即

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即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即在我亦無為人謀而不盡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今日此人雖信不及向後他人須有信得及底非但一時之計也若如此所論則在我者未免視人顏色之可否以為語默只此意思何由能使彼信得及

乎然此亦無他只是自家看得道義自不能端的故不能真知是非之辨而為此回枉不是說時病痛乃是見處病痛也答劉季章

孟子說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便是仁義未嘗不利然董生却說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是仁義未必皆利則自不免去彼而取此蓋孟子之言雖是理之自然然到直截剖判處却不若董生之有力也答劉季章

將古今聖賢之言剖析義利處反覆熟讀時時思省義理何自而來利欲何從而有二者於人孰親孰疎孰輕孰重必不得已孰取孰舍孰緩孰急初看時似無滋味久之須自見得合剖判處則自然放得下矣答時子雲

義利之説乃儒者第一義平時豈不講論及此今欲措辭斷事而茫然不知所以為説無乃此身自坐在裏許而不之察乎此深可懼者與延平李先生書

大凡論學當先辨其所趨之邪正然後可察其所用之能否苟正矣雖其人或不能用然不害其道之為可用也如其不正則雖有管仲晏子之功亦何足以稱於聖賢之門哉且古之君子所以汲汲於學者不為其終有異於物而勤故亦不為其終無異於物而肆也不為其有名而勸故亦不為其無名而沮也不為其有利而為故亦不為其無利而止也是其設心蓋儻然一無有所為者獨以天理當然而吾不得不然

耳（答呂一道）

大率天下只有一是一非是者須還他是非者須還他非方是自然之平若不分邪正不別是非而但欲其平決無可平之理此元祐之調停元符之建中所以敗也（與田侍郎）

世間喻於義者則為君子喻於利者即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既不得為君子而其為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

悞用其心矣與楊子直○以上文集九條

今人皆不能脩身方其為士則役役求仕既仕則復患祿之不加趍走奔馳無一日閒何如山林布衣之士道義足於身道義既足於身則何物能嬰之哉以下論出處

諸葛武侯未遇先主只得退藏一向休了也沒奈何孔子弟子不免事季氏亦事勢不得不然捨此則無以自活如今世之科舉亦然如顔閔之徒自把得住自

是好不可以一律論人之出處最可畏如漢魏之末漢末之所事者止有箇曹氏魏末之所事者止有箇司馬氏皆逆賊耳直卿問子路之事輒與樂正子從子敖相似曰不然從子敖更無說

如說聖人無憂世之心固不可謂聖人視一世未治常恁戚戚憂愁無聊過日亦非也但要出做不得又且放下其憂世之心要出仕者聖人愛物之仁至於天命未至亦無如之何如云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

之不行已知之矣若就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上看恰似一向沒理會明知不可以行道且漫去做看這便不得須看行其義也便自是去就出處之大義亦在這裏

孟子之時時君重士為士者不得不自重故必待時君致敬盡禮而後見自是當時做得箇規模如此定了如史記中列國之君擁篲先迎之類却非是當世輕士而孟子有意於矯之以自高也

伊尹孔明必待三聘三顧而起者踐坤順也

有言世界無人管久將脫去凡事未到手則姑晦之俟到手然後為有詰之者曰若不幸未及為而死吾志不白則如之何曰此亦不奈何吾輩蓋是折本做也先生曰如此則是一部孟子無一句可用也嘗愛孟子荅淳于髡之言曰嫂溺援之以手天下溺援之以道子欲手援天下乎吾人所以救世者以其有道也既自放倒矣天下豈一手可援哉觀其說緣飾得來

不好安得似陸子靜堂堂自在說成一箇物事乎

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 以上語類七條

逢時報主深悉雅志此在高明必已有定論非他人所得預然所謂不能自爲時者則又非區區所敢聞也

但願老兄毋出於先聖規矩準繩之外而用力於四端之微以求乎究公之所樂如其所以告於巍巍當坐之時之心則其行止忤合付之時命有不足言矣

就其不遇獨善其身以明大義於天下使天下之學

者皆知吾道之正而守之以待上之使令是乃所以報不報之恩者亦豈必進為而撫世哉佛者之言曰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而杜子美亦云四鄰耒耜出何必我家操此言皆有味也夫聖賢固不能自為時然其仕久止速皆當其可則其所以自為時者亦非他人之所能奪矣豈以時之不合而變吾所守以徇之哉答陳同甫

須是先得吾身好黨類亦好方能得吾君好天下國家

好而所謂好者又有虛實大小久近之不同若自吾身之好而推之則凡所謂好者皆實皆大而又久遠若不自吾身推之則彌縫掩覆雖可以茍合於一時而凡所謂好者皆為他日不可之病根矣蓋脩身事君初無二事不可作兩般看答陳同甫

輕犯世禍非欲如此顧恐避逅蹉跌亦非所能避耳要之惟是不出可以無事一行作吏便如此計較不得才涉計較回互便是私意也答廖子晦

其之意以為政煩民困正有官君子盡心竭力之時若人人内顧其私各為自逸之計則分義廢矣答詹元善

靜退之說亦甚善但今亦非是教人求退只是要得依本分識廉恥不敢自衒自鬻以求知求進耳然亦須是讀書窮理使方寸之間洞見此理知得不求只是本分求著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之迹亦不可萌求之之心不惟不得說著求字亦不可說著不求字方是真能自守不求人知也答方若水

問程子言仕宦奪人志或言為富貴所移也愚意以為不特言此但才仕宦則於窒礙處有隨宜區處之意浸浸遂入於隨時徇俗之域與初間立心各别此所謂奪志也不知程子之意果出於此否又不知人未免仕宦而有此病又何以救之曰所論奪志之説是也若欲救此但當隨事省察而審其輕重耳然幾微之間大須著精采也答趙致道○以上文集六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

學五

教人　人倫師友

佛經云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聖人亦是為這一大事出來這箇道理雖人所固有若非聖人如何得如此光明盛大你不曉得底我說在這裏教你曉得你不會做底我做下樣子在此與你做只是要扶持

這箇道理教他常立在世間上拄天下拄地常如此端正才一日無人維持便傾倒了少間脚拄天頭拄地顛倒錯亂便都壞了所以說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天只生得你付得這道理你做與不做却在你做得好也由你做得不好也由你所以又為之立君師以作成之既撫養你又教導你使無一夫不遂其性如堯舜之時真箇是寵綏四方只是世間不好底人不定疊底事才遇堯舜

都安帖平定了所以謂之克相上帝葢助上帝之不及也自秦漢以來講學不明世之人君固有因其才智做得功業然無人知明德新民之事君道間有得其一二而師道則絶無矣以下論教人

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

聖賢於節文處描畫出這樣子令人依本子去學譬如

小兒學書其始如何便寫得好須是一筆一畫都依他底久久自然好去

孟子所謂集義只是一箇是字孔子所謂思無邪只是一箇正字不是便非不正便邪聖賢教人只是求箇是底道理

如舜命夔教胄子亦只是說箇寛而栗柔而立之法教人不失其中和之德而已初未有許多道理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亦只要你不失其正而已不

必若要你知也

叔器言禮樂射御書數自秦漢以來皆廢了曰射如今秀才自是不曉御是而今無車書古人皆理會得如偏旁義理皆曉這也是一事數是算數而今人皆不理會六者皆實用無一可缺而今人是從頭到尾皆無用小兒子教他作詩對大來便習舉子業得官又去習啟事雜文便自稱文章之士然都無用處所以皆不濟事漢時雖不以射取士然諸生却自講射一

年一次依儀禮上説會射一番却尚好今世以文取士如義若教他依經旨去説些道理尚得今却只是體貼字句就這兩三句題目上説去全無義理如策若是著實論些時務也尚得今却只是虚説説得好底刬地不得包顯道言向前義是先引傳注數條後面却斷以已意如東坡數條却尚得先生然之

孟子教人多言理義大體孔子則就切實做工夫處教人

其性鈍讀書極是辛苦故尋常與人言多不敢為高遠之論蓋為是身曾親經歷過故不敢以是責人爾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今教者之病多是如此

孔子教人只從中間起使人便做工夫去久則自能知向上底道理所謂下學上達也孟子始終都舉先要人識心性著落却下工夫做去

學者於理有未至處切不可輕易與之說張敬夫為人

明快每與學者說話一切傾倒說出此非不可但學者見未到這裏見他如此說便不復致思亦甚害事某則不然非是不與他說蓋不欲與學者以未至之理耳

聖人教人只是說下面一截少間到那田地又挨上些子不曾直說到上面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博文工夫雖頭項多然於其中尋將去自然有箇約處

聖人教人有序未有不先於博者孔門三千顏子固

不須說只曾子子貢得聞一貫之誨謂其餘人不善學固可罪然夫子亦不叫來罵一頓教便省悟則夫子於門人告之亦不忠矣是夫子亦不善教人致使宰我冉求之徒後來狼狽也要之無此理只得且待他事事理會得了方可就上面欠闕處告語之如子貢亦不是許多時只教他多學使他枉做工夫直到後來方傳以此秘妙正是待他多學之功到了可以言此耳

聖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子對顔淵曰克己復禮為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是定本

克己復禮雖止是教顔子如此說然所以教他人亦未甞不是克己復禮的道理

孔門教人甚寛今日理會些子明日又理會些子久則自貫通如耕荒田今日耕些子明日又耕些子久則

自周匝雖有不到處亦不出這理

教導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恁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以上語類十六條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隂也今或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而各已散去此豈愛日之意也哉夫學者所以為已而士者或患貧賤勢不得學與無所於學而已勢得學又不為無所於學而猶不勉是亦未嘗有志於學而

已矣然此非士之罪也教不素明而學不素講也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業則無為也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凡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爾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已者果何為而然哉今之士唯不知此以為苟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無事乎汲汲為也是以至於惰遊而不知反終身不能有志於學而君子以為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於上

而學素講於下則士者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某是以於諸君之事不欲舉以有司之法而姑以文告焉諸君茍能致思於科舉之外而知古人之所以為學則將有欲罷而不能者矣某所企而深望也同安縣諭學者

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

目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脈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為盛也自學絶而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學者挾策而相與嬉其間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蹈利為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為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而有甚者

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為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為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固在也諸君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為而彼之久為又豈非學者之罪哉僕以吏事得與諸君遊今期年矣諸君之業不加進而行誼無以自著於州里之間僕心愧焉今既增脩講問之法

蓋古者理義養心之術諸君不欲為君子耶則誰能以是强諸君者苟有志焉是未可以舍此而他求也幸願留意毋忽諭諸生

嘗謂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翳蕭葦以捍其衝流也亦必不勝矣諸生蒙被教養之日久矣而行誼不能有以信於人豈專法制之不善哉亦諸

君子未嘗以禮義教告之也夫教告之而不從則學者之罪茍爲未嘗有以開導教率之則彼亦何所趨而興於行哉故今增脩講問之法諸君子其專心致思務有以漸摩之無牽於章句無滯於舊聞要使之知所以正心誠意於飲食起居之間而由之以入於聖賢之域不但爲舉子而已豈不美哉然法制之不可後者亦既議而起之矣惟諸君子相與堅守而力持之使義理有以博其心規矩有以約其外如是而

學者猶有不率風俗猶有不厚則非有司之罪惟諸

君留意（諭諸職事）

蓋聞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直為觀聽之美而已古之

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

此其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

不然自父兄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

欺罔有司矣新學小生自為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

誨如此因恬不以為愧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内

以傲其父兄外以驕其閭里終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之歸者未必不由此也故今勸諭縣之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其爲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爲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何必汲汲使之俯心下首務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已之羞哉補試榜諭

五日一延見諸生力爲普說令頗覺有風動之意少假

旬月亦當有以少變前日之陋也近觀時論日就卑鄙而吾黨之士相繼而出似猶未艾天意儻遂悔禍則亦不為無可用之人矣願相與勉旃荀卿子云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秋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此正區區今日之意也

與田侍郎

夫所謂聖賢之學者非有難知難能之事也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以脩其身而求師取友頌詩讀書以窮事物之理而已是二端者豈二三子之所不知不能哉

特怵迫於俯仰衣食之資而不暇顧誘奪於塲屋雕篆之習而不及為爾夫徇區區目前近小之利而忘其所貴於已者固已悖矣況其所徇又未必果可求也二三子循已事而觀之則曷若慨然反是心以求之而一用其力於吾之所謂者乎使吾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行日篤而身無不脩也求師取友頌詩讀書之趣日深而理無不得也則自身而家自家而國以達於天下將無所處而不當固不必求道義功烈

之顯於時而根深末茂實大聲閎將有自然不可揜者矣漳州龍巖縣學記

知學徒甚盛學業外亦須說令知有端的合用心處及工夫次第乃佳徐葉至此已久終是脫去舊習未得近日看得後生且是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為急自此反復不厭日久月深自然心與理熟有得力處令人多是躐等妄作誑誤後生輾轉相欺其實都曉不得也答黃直卿

所謂徒守紙上語擬規畫圓摸矩作方此初學之通病然尚有不能守紙上之語雖擬規矩而不能成方圓者而未必自知其非也以愚計之但且謹守規矩朝夕摸之不暫廢輟積久純熟則不待摸擬而自成方圓矣切不可輒萌妄念求之於言語文字之外也答歐陽希遜

學校固不免為舉子文然亦須告以聖學門庭令士子略知脩已治人之實庶幾於中或有興起作將來種

子答孫季和

大抵今日後生輩以科舉為急不暇聽人說好話此是大病須先與說破此病令其安心俟命然後可教告以收拾身心討論義理次第當有進耳答滕德粹

所錄示二書甚善但所謂不可以一說片言立定門戶則聖賢之教未嘗不有一定之門戶以示衆人至於逐人分上各隨其病痛而箴藥之則又自有曲折然亦分明直截無所隱秘回互令人理會不得也隨巳

分修習隨已見觀書學者只得如此其至不至明道
與不明道則在其人功力淺深恐亦不可謂此為雖
不中不遠者而別求顔曾明道見古人用心底奇特
工夫也答曹立之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
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
其別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脩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脩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脩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為學者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茍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

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已淺矣而其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為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白鹿洞書院揭示

不可使知之謂凡民耳學者固欲知之但亦須積累涵泳由之而熟一日脫然自有知處乃可亦非可使之强求知也（答范伯崇）

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為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啟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

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實學者其以此與今之學者則不然蓋未明一理而已傲然自處以上智生知之流視聖賢平日指示學者入徳之門至親切處例以為鈍根小子之學無足留意其平居道説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往往務為險怪懸絶之言以相高甚者至於周行却立瞬目揚眉内以自欺外以惑衆此風肆行日以

益甚使聖賢至誠善誘之教反為荒幻險薄之資仁義充塞甚可懼也答林謙之

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而為此說者立論高而用功省適有以投其隙是以聞其說者欣然從之唯恐不及往往遺棄事物脫略章句而相與馳逐於虛曠冥漠之中其實學禪之不至者而自託於吾學以少避其名耳道學不明變怪百出以欺世眩俗後生之有志者為所引取陷於邪妄而不自知深可悼懼也

擇之既從其招致要當有以開之使決然無惑於彼乃為不負其相向之意然擇之向來亦頗有好奇自是之弊今更當虛心下意向平實處加涵泳浸灌之功不令小有自主張之意則自益益人之功庶乎其兩進矣答林擇之

持養斂藏之誨敢不服膺然有所不得已者世衰道微邪詖交作其他紛紛者固所不論而賢如吾伯恭者亦尚安於習熟見聞之地見人之詭經誣聖肆為異

說而不甚以為非則如某者誠亦何心安於獨善而不為極言覈論以曉一世之昏昏也使世有任其責者某亦何苦而譊譊若是耶設使顔子之時上無孔子則彼其所以明道而救世者亦必有道決不退然安坐陋巷之中以獨善其身而已故孟子言禹稷顔子易地則皆然惟孟子見此道理如揚子雲之徒蓋未免將顔子只作箇塊然自守底好人看若近世則又甚焉其所論顔子者幾於釋老之空寂矣某竊謂

學者固當學顔子者如克已復禮不遷怒貳過不伐善施勞之類造次顛沛所不可忘但亦須審時措之宜使體用兼舉無所偏廢乃為盡善若用有所不同則所謂體者乃是塊然死物而已豈真所謂體哉觀伊川先生十八歲時上書所論顔子武侯所以不同與上蔡論韶武異處便見聖賢之心無些私意只是畏天命循天理而已此義與近世論内脩外攘之説者亦相貫夫吾之所以自治者雖或有所未足然豈

可以是而遂廢其討賊之心哉 答呂伯恭

王氏得政知俗學不知道之弊而不知其學未足以知道於是以老釋之似亂周孔之實雖新學制須經義黜詩賦而學者之弊反有甚於前日建炎中興程氏之言復出學者又不考其始終本末之序而爭為妄意躐等之說以相高是以學者雖多而風俗之美終亦不迨於嘉祐治平之前而况欲其有以發明於先王之道乎 與東萊論白鹿書院記

示諭授學之意甚善但更須小作課程責其精熟乃為有益若只似日前大餐長啜貪多務速即不濟事耳灑掃應對乃小子之學今既失之於前矣然既壯長而專使用力於此則恐亦無味而難入須要有以使之内外本末兩進而不偏乃為佳耳向見說書旁推曲說蔓衍太多此是大病若是初學便遭如此纏繞即展轉迷闇無復超脫之期矣要當且令看得大意正當精約則其趣味自長不在如此支離多說也答呂

子約

所示講義發明深切遠方學者得所未聞計必有感動而興起者然此恐但可為初學一時之計若一向只如此說而不教以日用平常意思涵養翫索工夫即恐學者將此家常茶飯作箇怪異奇特底事看了日逐荒忙陷於欲速助長躁率自欺之病久之茫然無實可據則又只學得一場大話互相恐嚇而終無補於為已之實也答高應朝

天之生物便有常性方寸之間萬善皆足聖人於此不過教人保養發揮先成諸己而後及於物耳故聖人已遠而萬世之下祖述其言能出於此者乃為得其正統其過之者則為墮於老佛之空虛其不及乎此者則為管晏為申商又其每下者則不自知其淪於盜賊之行而猶欲自託於講學其亦誤矣道之隱也不亦宜乎答孫仁甫

建陽一二士人歸自臨安云嘗獲奉教亦錄得數十段

答問來其間極有可疑處雖所錄或失本意亦必有些來歷也又有汎然之問略不曾經思索答之未竟而遽已更端者亦皆一一酬酢此非惟於彼無益而在我者亦不中語默之節矣又隨問遽答若與之爭先較捷者此其間豈無牽彊草略處流傳謬誤為害不細就令皆是亦徒為口耳之資程子所謂轉使人薄者蓋慮此耳元履嘗疑學徒日衆非中都官守所宜某却不慮此但恐來學者皆只是如此而為教者

俯就太過略不審其所自則悔吝譏彈將有所不免矣況其流弊無窮不止為一時之害道之興喪實將繫焉願明者之熟慮之也答張敬夫

孟子言不屑之教誨是亦教誨之蓋為不屑之教誨已是絶之而不復教誨然其所以警之者亦不為不至故曰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所謂亦者非其正意之辭也若孔子所言中人以下未可語上而不驟語之以性與天道之極致但就其地位告之以切已着實之

事乃是教之道正合如此非若不屑之教誨全不告語而但棄絶以警之也令曰中人以下不驟而語之以上是亦所以教之也則似教人者不問其人品之高下必盡告以性與天道之極致然後始可謂之教誨才不如此便與絶而不教者無異此極害理非聖門教人之法也答張敬夫

來書深以不得卒業於湖湘為恨此見志道之篤然往者以衒鬻之嫌而緩於請益亦太不勇矣彼自干名

我自講學彼亦安能況我耶三千之徒豈皆確然為道而來若以自附為嫌則顔曾之流亦且不屑於孔氏之門矣豈不誤哉答劉公度

早晚授業請益隨衆例不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册子隨手劄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要切之言逐日劄記歸日要看見好文字録取歸來○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不令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啟稟然

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居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喧譁○凡事謙恭不得尚氣凌人自取恥辱○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己忤人尤當深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於先生之前尤不可說同學之短○交遊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疏之辨此皆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

傲慢褻狎導人為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趨卑凡不能克已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荏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家處矣○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紀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已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咨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不拘長少惟善是取○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

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為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為汝憂之也蓋汝若好學在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千里從師汝既不能如此即是自不好學已無可望之理然令遣汝者恐汝在家汩於俗務不得專意又父子之間不欲晝夜督責及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奮然勇為力改故習一味勤謹則吾

猶有望不然則徒勞費只與在家一般他日歸來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不知汝將何面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念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在此一行千萬努力與長子受之〇以上文集二十四條

學者實下工夫須是日日為之就事親從兄接物處事理會取其有未能益加勉行如此之久則日化而不自知遂只如常事做將去以下論人倫師友

父子欲其親云云曰非是欲其如此蓋有父子則便自

然有親有君臣則便自然有敬因指坐門搖扇者曰人熱自會搖扇不是欲其搖扇也

葉誠之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如何曰從古來自有這樣子公看舜如何後來此樣事多有只是為人子止於孝

用之問忠只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只於事君上說忠字曰父子兄弟夫婦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愛敬君臣雖亦是天理然是義合世之人

便自易得苟且故須於此說忠却是就不足處說如莊子說命也義也天下之大戒看這說君臣自是有不得已意思

問朋友之義自天子至於庶人皆須友以成而安卿只說以類聚莫未該朋友之義否曰此亦只說本來自是如此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乃是後來事說朋友功效如此人自與人同類相求牛羊亦各以類相從朋友乃彞倫之一今人不知有朋友之

義者只緣但知有四箇要緊而不知朋友亦不可闕

問人倫不及師何也曰師之義即朋友而分則與君父等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又問服中不及師何也曰正是難處若論其服則當與君父等故禮謂若喪父而無服又曰平居則經

聖人之於天地猶子之於父母

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是不孝到能昏定晨省冬溫夏凊可以為孝然而從父之令今看孔子說却是

不孝須是知父之命當從也有不可從處蓋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諭父母於道方是孝

問割股一事如何曰割股固自不是若是誠心爲之不求人知亦庶幾今有以此要譽者

問范氏言宋襄公出母事有生則致孝死則盡禮之說然出母既義不可迎之以歸則所謂致孝盡禮者恐只是遣使命往來遺問否曰恐只是如此如定省之類自是都做不得了

朋友之於人倫所關至重

問與朋友交後知其不善欲絶則傷恩不與之絶則又似匿怨而友其人曰此非匿怨之謂也心有怨於人而外與之交則為匿怨若朋友之不善情意自是當疎但疎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絶之所謂親者毋失其為親故者毋失其為故者也

古人上下之分雖嚴然待臣僕如子弟待子弟如臣僕伯玉之使夫子與之坐陶淵明籃輿用其子與門人

子路之負米子貢之埋馬夫子之釣弋有若之三踊於魯大夫之庭冉有用矛卻齊以入其軍而樊須雖少能用命也古之人執干戈衛社稷躬耕稼與陶漁之事皆是也後世驕侈日甚反以臣子之職為恥此風日變不可復也士君子知此為學者言之以漸率其子弟庶幾可少變乎以上語類十三條

示諭所以居家事長之意甚善此事他人無致力處正唯自勉而已但謂學問大端不敢躐等言之則鄙意

有所未曉者夫學問豈以他求不過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但其工夫所施有序而莫不以愛親敬長為先非謂學問自是一事可以置之度外而姑從事於孝友之實也願深察此意而講於所謂學問之大端者以求孝弟之實則閨門之内倫理益正恩義益篤將有不期然而然者矣答郭希呂

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强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為而

然哉初無所為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為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為父而天性有不足於慈亦豈為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人心本明天理素具但為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開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假如或好飲酒或好貨財或好聲色或好便安如此之類皆物欲也清明之地物欲昏之則父或忘其為慈子或忘其為孝然後造為讒慝者指疑似以為真

實指豪髮以為邱山譖之於其父則使施之於其子者不無少過譖之於其子則使施之於其父者寖失其常然後巧為利害之說以劫之蓋謂如此則必受其利不如此則必蹈其害利害既有以蔽其心此心日益猜疑今日猜疑明日猜疑猜疑不已子一舉足而得罪於其父父一出言而取怨於其子父子之情壞而禍亂作矣試於暇時或於中夜或於觀書之際或於靜坐之頃捐去物欲之私盡祛利害之蔽默觀

此心之本然則父子之間固未嘗不慈且孝也甲寅擬上封事

令女弟甚賢必能養老撫孤以全柏舟之節此事更在丞相夫人奬勸扶植以成就之使自明没為忠臣而其室家生為節婦斯亦人倫之美事計老兄昆仲必不憚賛成之也昔伊川先生嘗論此事以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自世俗觀之誠為迂闊然自知經識理之君子觀之當有以知其不可易也與陳師中

疑曰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傳云愛子教之以義方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不責善是不諫不教也可乎辨曰孟子曰古者易子而教之非謂其不教也又曰父子之間不責善父為不義則爭之非責善之謂也傳云愛子教之以義方豈自教也哉胡不以吾夫子觀之鯉趨而過庭孔子告之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詩與禮非孔子自以詩禮訓之也陳亢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

之遠其子孟子之言正與孔子不約而同其亦有所受而言之乎曰子雖不可以不爭於父觀內則論語之言則其諫也以微隱之說已盡更發此意尤佳讀余隱之尊孟辯

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謂之誠心耶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答熊夢兆

問程子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如先生舊時亦嘗

有壽母生朝及大碩人生朝與向日賀高倅詞恐非先生筆不審又何也豈在人子自已言則非其所宜而為父母待親朋則其情又有不容已處否然恐為此則是人子以禮律身而以非禮事其親以非禮待於人也其義如何曰此等事是力量不足放過了處然亦或有不得已者其情各不同也答陳安卿

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幽闇之中衽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

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髙深也然非知幾慎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於乾坤而中於咸恒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為正始之道其以此與知言亦曰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又曰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而不失耳亦此意也荅胡伯逢

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為甚重其分若疎而

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此古之聖人脩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爲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離出於物情事勢而不能自已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至於盡壞

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攝而為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踈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其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至於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

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立而久存

跋黄仲本朋友説

古之學者潛心乎六藝之文退而考諸日用有疑焉問問之弗得弗措也古之所謂傳道授業解惑者此而已後世設師弟子員立學校以羣之師之所有不待弟子之問而弟子之聽於師又非其心之疑焉汎然相與以具一時之文耳學問之道豈止此哉自秦漢以迄今葢千有餘年所謂師弟子者

不過如此此聖人之緒言餘旨所以不白於後世後世之風流習尚所以不及於古人也然則學者求古人之所至其可以不務古人之所為乎論語會說

以上文集九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